

厌倦了妓女生活的



特雷莎· 巴蒂斯塔

[巴西] 若热·亚马多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厌倦了妓女生活的 特雷莎·

17774
5
3

巴蒂斯塔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文华 音伦 忠亮 译

039566



责任编辑：杨勇翔 常勤毅

封面设计：李 欣

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

yanjuan le ji nu shenghuo de teleisha badisita

〔巴西〕若热·亚马多 著

文华 育伦 忠亮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94 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9 550

ISBN 7-5317-0094-8/I·95 定价：2.75元

(本书印装质量如不合标准，请读者直接向承印单位联系调换，其寄书所付邮资，均由承印单位负担)。

厌倦了妓女生活的



特雷莎· 巴蒂斯塔

[巴西] 若热·亚马多 著



ISBN 7-5317-0094-8

I · 95 定价：2.75元

这个平凡无奇的故事，
叙述了特雷莎·巴蒂斯塔一生：
瘟疫、饥饿、死亡和搏斗，
更重要的，它体现了爱情。

让你的躯壳更坚硬些吧，
让它可靠地保护你的柔情，
而柔情——
恰似那湍湍流水，
冲破险阻，无往而不胜。

——安德列·巴伊《您爱蜗牛吗？》

内 容 提 要

美丽、善良的少女特雷莎·巴蒂斯塔被黑暗社会所逼，沦为酒吧招待和妓院妓女。但这位“青铜少女”没有沉沦，不甘堕落。她忠于爱情，嫉恶如仇，乐善好施，成为反抗社会罪恶的妓女大军中一位斗士。

作品生动，细腻地刻划了她多情而坚贞、温柔而勇敢的性格，描述了她饱含血泪的生活经历。

本书是巴西当代作家若热·亚马多颇为得意的作品。

特雷莎·巴蒂斯塔在阿腊卡茹酒吧的首场演出

1

塞尔希培州首府阿腊卡茹的港口码头旁矗立着“梵蒂冈大厦”，特雷莎·巴蒂斯塔将在这幢大厦里的“快乐的巴黎”酒吧首次登台献艺。彩绘海报配以夸张的字句宣传已久，但此时此刻却偃旗息鼓，演出一拖再拖；因为这位明星不得不镶复一颗假牙。首场演出推迟，这自然给人称懒汉弗洛里的酒吧老板弗洛里安诺·彼雷列带来不少损失，然而身强体壮的弗洛里经受了这场命运打击，表现得颇为坚强。他没有象类似情况下常见的那样，既不怨天，也不尤人。

把特雷莎·巴蒂斯塔引见给弗洛里的是卢鲁·桑托斯博士。不错，“博士”这个称号仅仅在穷人中间叫叫而已，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个包揽词讼的人——没有证书的律师。可是他在全塞尔希培州颇有名气，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作为辩护人在法庭常发表雄辩的演说，善写辛辣讽喻的诗歌，说话刻薄挖苦。

酒吧里座无虚席；大厅里人声鼎沸，笑语喧哗。“午夜爵士乐”演奏个不停。顾客们不紧不慢地饮着啤酒、鸡尾酒和威士忌。“阿腊卡茹的风流子弟，花费不多即可在‘快乐的巴黎’寻欢作乐”——城内比比皆是的广告牌上这样写着。所

谓的“阿腊卡茹的风流子弟”，指的是商铺店伙，机关官员，大学生，推销员，以及诗人若热·萨拉伊瓦和青年画家热尼尔·奥古斯托。其中一些人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另一些人则没有固定的职业和固定的年龄；更有甚者，个别人竟把“风流子弟”的年龄延长到了六十岁开外。懒汉弗洛里是个身材不高、能说会道的混血儿。为了萨姆巴舞皇后的首场演出，他下气力准备得格外豪华隆重。他不惜工本，力争让特雷莎在“快乐的巴黎”的首次登台成为经久难忘的大事。实际上，事情也不可能不如此。

2

首次登台前夕，特雷莎举止如常，行动相当自若。不错，开头她确实手脚有些慌乱，不过她尽力掩饰了过去。她坐在大厅角落的一张不引人注目的桌边，一边等待化装更衣，一边同桑托斯闲聊，听他用尖刻的语言介绍酒吧的顾客。她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至于这个讼棍，则无人不识。

尽管大厅内灯光暗淡，座席又隐在大厅深处，特雷莎超俗的姿色仍难逃众人的眼睛。桑托斯先生让她注意看一张桌子，那里有两位脸色煞白的青年在喝鸡尾酒。

“诗人在看你，特雷莎，连眼睛都看直了。”

“什么诗人？是那个年轻些的？”

面无血色、呈现病态的年轻人从桌旁站起，举杯敬祝特雷莎和律师身体健康，他手按心窝表达友好、忠诚的感情。桑托斯指夹雪茄，挥手答礼。

“若热·萨拉伊瓦。是个世界规模的天才，伟大的歌手。遗憾的是他不久于人世了。”

“他有什么病？”

“肺结核。”

“他怎么不治？”

“治？他是在慢性自杀。整宿整宿不睡觉，酗酒，生活散漫。是全塞尔希培州数一数二的荒唐放荡的花花公子。”

“比您还厉害？”

“若同诗人相比，我算得谦谦君子哩，只是稍稍喝几杯啤酒罢了。他却不知节制，好象希望早死。”

中歇了几分钟的爵士乐——乐师们每人喝了一杯啤酒——重新如痴似醉地狂奏起来。年轻诗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来见特雷莎和桑托斯。

“桑托斯，我的兄弟，把我介绍给黑夜女神吧。”

“我的女友特雷莎——这位是诗人若热萨拉伊瓦。”

诗人吻了吻姑娘的手。他已经有些醺醺然，可是眼里流露出的却是悲哀情绪。这悲哀情绪同他那放荡不羁的举止和故作玩世不恭的态度非常不谐调。

“您怎么美到这般地步！真的，三位美人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您的艳丽、娇媚。我的仙女，我们跳舞去，好吗？”

去舞池途中，诗人萨拉伊瓦走到自己座位前略停片刻，喝干了剩余的鸡尾酒，顺便把特雷莎介绍给自己的朋友。

“画家，欣赏欣赏神仙般的模特吧！她真配得上拉斐尔和提香的手笔。”

画家热尼尔·奥古斯托凝睇呆望特雷莎：多么令人神往的容貌啊！特雷莎矜持地淡淡一笑：她的心已沉静得犹如古

井之水，不易激起波澜，对这类饱含欣羡的目光已经完全无所谓。彻底安下心来之后，她学会了控制自己。

特雷莎和诗人翩翩起舞。青年苍白似蜡的额角沁出颗颗汗珠，虽然他怀中拥抱的是最华贵、最轻盈的舞伴。特雷莎的听觉敏锐，连鸟鸣的旋律都分辨得出。舞蹈，她得到了博士的真传，跳得堪称美妙绝伦。跳起来她如痴似迷，半眯着眼睛，把世上的一切都置诸脑后了。

“如此说来，萨姆巴舞的耀眼明星就是您？弗洛里的广告简直是长诗，您可知道？当然，您哪能顾得上这些——您的义务只是当个绝色美女。我看到预告您首场演出的海报时，不禁问自己：若热·萨拉伊瓦，你一向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那么你告诉我：这个懒汉究竟怎么了？是什么使他一跃而成了诗人？现在我能够回答了，而且不仅能回答，还能够写出几十首，几百首长诗来赞美你！不，我不会落在弗洛里后边的！”

他本打算不停舞步马上即兴作出几首赞美诗，若不是紧贴他们身边爆发一场纠纷，继而酿成真正的殴斗，他无疑会这样作的。

一对舞伴紧紧偎依一起，脸儿贴着脸儿，旋转个不停。男的——是个商品推销员，这从他那华丽衣著——风度翩翩的运动衫，五颜六色的花纹领带——就可以猜出，更不必看他那闪着宝石光泽的头发了。他伏在阅历不深、模样可人的胖姑娘耳边发誓许愿，从这个行为上也可看出他的身份。姑娘似乎在兴趣盎然地倾听商品推销员的甜言密语，艳羡他的豪华奢侈，优雅脱俗的举止，然而惊悸不安的眼睛却泄露了她内心的恐慌——她的目光死死盯在入口的大门上。猛然间，

她发出一声惊呼：

“哎呀！里包利奥来了，我的天哪！”她急忙挣脱出舞伴的怀抱，打算逃开，可是她意识到此时已无处藏身，吓得两腿发麻，失声痛哭起来。

那个一出现就吓得姑娘魂飞魄散的里包利奥——有三个同伙随行——是个细高挑儿，身着黑色服装，眼泡虚肿，头发稀疏，溜肩膀，松嘴唇——总之，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夸是个美男子。他进来时脸色阴沉难看得好象刚刚参加完葬礼回来。里包利奥走下舞池，停在姑娘面前。接着传出了他那难听的鼻音：

“原来如此啊，窑子娘们儿。你不是到普罗普里亚去看生病的母亲了吗？”

“里包利奥，看在上帝份上，千万别闹事。”

诗人对发生的事毫未在意（受辱的绿帽子在酒吧寻衅闹事，是司空见惯的常事），继续跳舞，想把舞伴引开得尽量远些。“啪！”——忽然传来一记耳光声，这声音清脆得连爵士乐都未能压过它。特雷莎恰恰在细高挑儿汉子掴姑娘耳光时止住了脚步，她听见那难听的鼻音正重复她从前听惯了的话语：“母狗，你得学会尊重我！”声音不同，但语句一模一样，连耳光的响声也相同。

眨眼间，特雷莎挣脱了诗人萨拉伊瓦，扑向里包利奥。

“动手打妇女——算不得什么男子汉，只能算是败类！……”她挺身站在拳头高举的细高挑儿面前。“对败类，我犯不上动手去打，我只能往他的脸上吐唾沫。”

说着，她果真唾了一口。特雷莎小时候常玩捉强盗游戏，同顽皮的男孩子交锋打仗，锻炼有素，吐得百发百中。可是，

这一回因为对手身材过于高大，竟偏离了目标——瞄的是细高挑儿那只挂满眼屎、淫荡乜斜的眼睛，但唾沫却落到了他的脖子上。

“窑子娘们儿！”

“你若是个男子汉，就打我试试看。”

“我马上就满足你，小窑姐。”

“你打，给你打。”

她并没有等待挨打；她猛然一脚向里包利奥的小腹踢去，可是又没有踢中——这个细高挑儿长的不是腿，简直是一对高跷。特雷莎失去平衡；细高挑儿的一个同伙趁此机会从身后搂抱住姑娘，握紧她的两手，扳过她的脸去承受大个子的毒打。里包利奥蛮狠地一拳打下，打得特雷莎的嘴唇皮开肉绽。

诗人萨拉伊瓦扑向这个卑劣之徒：他竟然胆大包天，企图毁坏萨姆巴舞的灿烂明星。于是三个人在地板上滚成了一团。特雷莎迅疾地一跃而起，向里包利奥唾了一口。这一次命中了敌人的脸面，从她嘴里飞出了一团又粘又稠的血痰，而且带着一颗被打掉的牙齿。交战双方都来了援军：一方是受辱的绿帽子的同伙，另一方是气得咬破嘴唇的画家奥古斯托和商品推销员。后者的过份小心险些使他丢下女伴，让她听天由命。不相识的姑娘却干出了本应由他来干的事。于是，他热血上冲，不顾一切，甚至冒着可能暴露自己的风险，只希望挽回同行们对他的尊敬。他奋然投入了战斗。爵士乐继续轰鸣，可是一双双舞伴却逃离舞池，让给了交战双方。有一位顾客爬上餐桌，手挥钞票，大声喊道：

“我出二十个克鲁赛罗^①作赌注，押在姑娘一边。谁敢应战？”

特雷莎一把抓住高个子的稀疏头发，拽下来一绺。细高挑儿企图报复——打算用铁拳打下她另一颗牙齿。可是，她灵活机警，勇敢而又大胆，一闪身就躲开了他。她跳来跳去，跳出种种神奇莫测的舞步，一边继续向敌人脸上吐唾沫，伺机给他一下新的打击。

当战斗正酣时，赶来了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白人同印第安女人生的混血儿。他双臂肌肉发达，晒得黝黑，面孔被海风吹得皴裂粗糙。他在一旁欣赏特雷莎的纵跳，口中高声品评说：

“至圣至洁的圣母啊！我这一辈子还从未见过比她更灵巧的打架女人哩。”

恰在此时，大厅里出现了两个警察，他们是被吵闹声惊动来的。看来他们是认得里包利奥一伙的；他们高举橡皮棍径直奔向了特雷莎，显而易见想教训教训她。

“扬桑，我来了！”混血儿威风凛凛地大喝一声。甚至如今仍然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喊“扬桑”这个名字：或许他是用这位最勇敢无畏的异教女神的名字来称呼特雷莎，也有可能他是在祝祷神灵，说他，让努阿里奥·热莱巴，作为坎多姆布莱^②的祭司，将要参加战斗了。

他果然出手不凡，干得漂亮极了——两个警察车倒西歪，接连应声跌翻在地。他及时阻止了细高挑儿的一个同伙用皮

① 克鲁赛罗——巴西的本位币名。

② 坎多姆布莱——巴西黑人举行宗教祈祷典礼的场所，典礼进行时伴有各种舞蹈。——原注

鞋跟蹂践诗人萨拉伊瓦的脸。诗人手无缚鸡之力，心里却空怀鸿鹄遐想。此时他已经默无声地躺卧在临时变成的战场之上。混血儿犹如一阵骤雨、台风，转瞬间便把诗人拽起，随即重又投入战斗。警察也正是在这时重整旗鼓，再次奔来的。

巴伊亚的萨姆巴舞皇后在那天晚上终于未能如期首场演出，然而她在阿腊卡茹舞台上的第一次出现仍然是令人久久难忘的。牙科医生雅米尔·纳雅尔——就是那个出二十个克鲁赛罗作赌注的人——给她镶复了一颗金牙，不肯收取任何报酬。他技艺高超，事后不久便把金牙给特雷莎镶到了被细高挑儿的铁拳打得皮开肉绽的上牙床上面了。

3

弗洛里已经把一切整顿就绪，可是，重定特雷莎在“快乐的巴黎”首场献艺的新日期，这却要取决于牙科医生。人们等待这一天都有些不耐烦了。纳雅尔在精心地医治，他说：“凡是涉及黄金的活计，不管具体是什么活计，我亲爱的懒汉，都要求有技艺、耐性和时间。至于装点美妙绝伦的小嘴的金牙，那就更不在话下：这颗牙决不许作得马马虎虎，匆匆忙忙，草草率率——这是件精巧、细致的活计。”弗洛里催促他说：“你列举的理由，亲爱的医生，我全明白。不过，还是得请你动作快些，可不要偷懒。”与此同时，弗洛里尽一切努力，更加大吹大擂、着力渲染，到处宣传这次首场演出。

特雷莎把服装穿戴整齐，采排预演。这套服装是一个破

了产的杂耍班子遗留下来的：缠头巾，镶皱边缘饰的舞裙，胸前系扣的短上衣。穿上它，身体的绝大部分都裸露在外，可是这又何必呢？脸色阴郁不乐的弗洛里危襟正坐在钢琴旁，这就足以拒追求者于她的周围之外了。他防备的追求者是诗人墨客，间或还有法律界的那位人士，而更须戒备的则是那个牙科医生。除了狡猾多智以外，弗洛里还表现得坚韧不拔，他甚至学会了遇事忍耐：不管怎么说，他是酒吧老板，又是明星的保护人，还有谁能处于比这更加有利的地位呢？……

人人都爱上了特雷莎。卢鲁·桑托斯爱得也不比旁人轻些。别看这位律师拄着拐杖，还带有其它毛病，他却是个远近驰名的不可救药的登徒子。特雷莎俘虏了所有周围的人。诗人萨拉伊瓦公开宣布他的爱慕之情，抒情诗的洪流滚滚涌来，特雷莎成了他创作灵感的源泉，鼓舞他写出了最优秀的长诗，创作出整整一组诗歌——《青铜姑娘》：这是他给特雷莎取的雅号。牙科医生纳雅尔本是阿拉伯人血统。他情火中烧，热血沸腾。当他给特雷莎镶复金牙，围着姑娘张开的嘴巴团团转时，他真满心想使她得到幸福。画家那双天兰色眼睛时刻离不开特雷莎，眼光满露出深沉的痛苦。他默默地给她写生。奥古斯托在劣质广告纸上画出的这些水彩画是特雷莎的最初几幅肖象。其他许多肖象，都是他凭记忆画出的。只是数年之后，在巴伊亚特雷莎才同意到他在里奥维尔米里奥的画室里给他作模特，这幅画后来荣获了奖金。画面上的特雷莎雍容华贵，庄重大方，是一位体态婀娜多姿、风华正茂的绝色女人：巴伊亚式缠头巾，前胸半袒的带花边的短上

衣，带皱边缘饰的花哨舞裙，裸露的大腿，闪闪发亮的小腿肚。

无论对于那一类追求者，特雷莎都是以玩笑待之，亲切温和，感谢他们对她的关怀爱戴和馈赠给他的礼物。她一直寻觅的是真正的依恋之情，而这种真正的依恋需要有真正的人的温暖。要寻找到它，真是谈何容易，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她能够找到的唯一的工作便是当一个女佣（也许用“女奴隶”这个词更确切？），不然的话就得当陪伴各种男人过夜的妓女——一开始是受恐惧所迫，后来则是单纯是为了尽量赚钱糊口度日。所以今天无论是狡猾的弗洛里，处处陪小心的牙科医生，言词锋利的卢鲁·桑托斯，还是沉默无语、目光敏锐的画家，以及诗人——他们当中任何人都不能拨动她的心弦，都不能点燃她心底的死灰。

她不久前才到此地，在老阿德里安娜开办的寄宿公寓里租赁一个房间（经由卢鲁·桑托斯介绍）。她还受到阿腊卡茹最漂亮、最豪华的妓院女老板维涅兰达的聘请。从举止行动、穿绸裹缎，足着高跟皮鞋等情况看，维涅兰达的年纪绝不会象她隐藏起来的出生证注明的那样大。特雷莎还是个小女孩时就从上尉口中听说过她的名字——当时维涅兰达风靡于阿腊卡茹。卢鲁·桑托斯是她的妓院的常客，他还可能了解特雷莎的往日经历。维涅兰达从他那里得知特雷莎到来，便亲自登门造访，当面同她谈判条件。

维涅兰达打开扇子，坐下身来，使眼色支开好奇得要死的老阿德里安娜。

“你原来比我听说的还要美，”她这样开始了谈话。

接着，维涅兰达把自己的妓院描绘了一番：殖民地时代建筑的宽敞的独门独院，淹没在浓密的树荫之中，位于地段中央，四周围有高墙。特雷莎在那里可以结识热尔特鲁捷太太。这是位法国人，她用在此地赚的钱在阿尔萨斯购置了房屋、土地；如果上帝垂怜开恩，她打算明年回国出嫁成家，生儿育女。维涅兰达讲完，莞尔一笑。特雷莎答道：

“这种生活，我经历过。我不隐瞒，一旦需要，我还会重操旧业的。可是，目前我不缺钱用，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说不定，有朝一日……”特雷莎的谈吐表明她懂得如何待人接物，学过上流社会的交际礼仪。

“你知道，我们这里常常有阿腊卡茹的优秀名流光顾。”

“我已经听说过。但是，当前我对此不感兴趣。请原谅。”

维涅兰达面呈不悦神色，用牙咬了咬扇柄。这个新来乍到的小妞自有其独特的美——对于那些牙齿即将掉光和镶着满口假牙的主顾来说，这可是个勾魂摄魄的诱饵；她能让更多的金钱滚滚流进钱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

“如果有朝一日你下了决心，只要告诉我一声就成。随便哪个人都能告诉你上哪儿找我的。”

“谢谢你。请再一次原谅我。”

走到街门门槛时，维涅兰达回转身来说：

“你知道，我非常熟悉船长。他曾是我的主顾。”

特雷莎脸色登时阴沉下来——仿佛暮色一下子笼罩了这座城市。

“什么船长？我连认识都不认识。”

“啊！不认识？”维涅兰达咯咯一笑，便转身离去了。